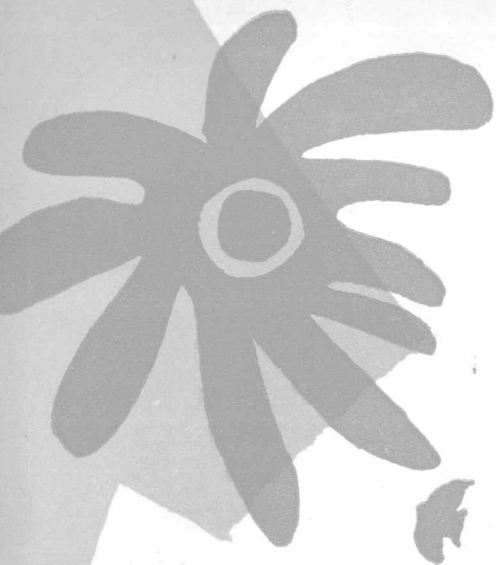


怪客

AN GUAI KE

蕭育軒





724715/



23075901



三怪客

萧育轩

107511.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三 怪 客

萧育轩 著

锺增亚 插图 陆元林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黎里分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24-0215-0/I-95(儿) 定价: 6.60 元

人物一览表

乔治邦	爱称邦邦，一个医生的孤儿。
竺公	真名司空元德，游泳老教练。
皇甫步真	编辑、诗人。
艾曼姝	邦邦继母，宣传部长。
屈有能	浑名局座，待落实政策的劳动局干部。
贝贝姨娘	悦来客栈经理。
冷冠男	爱称男男，邦邦女友，屈有能之女。
冷冰霜	男男之母，电子工程师。
解进	猎人。
上官亦鸣	医生，乔家鼎老友。
乔家鼎	医生，邦邦之父。
蓝子华	化名蓝天，省委书记。
蓝采华	蓝家二小姐。
戈主任	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侏儒	极左分子。
北方女人	蓝府管家。
宁学新	卫生厅长。
司空绍来	司空元德之女。
桂石芬	邦邦之生母，护士。
老郎中	农村名医。

目 次

第一章	最后一个亲人终于同我诀别.....	1
第二章	我带着父亲的遗命， 向省城进发.....	24
第三章	贝贝姨娘和她的悦来客栈.....	46
第四章	父亲生前友好抛弃了我， 我终于孤立无援.....	62
第五章	房友之一：屈有能局座.....	79
第六章	我的重要文件被盗.....	98
第七章	轻生与城堡中的欢乐.....	122
第八章	房友之二：颜体圣手皇甫步真.....	141
第九章	我又险些遭到暗害.....	161
第十章	屈有能局座重返悦来客栈.....	183
第十一章	叛逆.....	205
第十二章	继母、继父和我新的家.....	227
第十三章	我跨进学校大门， 不久受到学校当局嘉奖.....	250
第十四章	侏儒第二次出现.....	272

第十五章	新仇旧恨.....	291
第十六章	不光彩而又暂时十分必要的交易.....	313
第十七章	蓝府惊变.....	331
第十八章	会猎貌公山.....	355
第十九章	高山流水.....	379
第二十章	我终于同蓝府告别.....	404
第二十一章	一种不能原谅的疏忽.....	426
第二十二章	又一种不能原谅的疏忽.....	450
第二十三章	两个颤抖的灵魂.....	468
第二十四章	我听到墓碑里发出哭声.....	490
第二十五章	房友之三：竺公—— 司空元德重返人间.....	511
第二十六章	活祭.....	528
第二十七章	血溅沙滩.....	548
第二十八章	扭弯了的灵魂发出圣洁的光芒.....	573
第二十九章	血缘并不决定一切.....	602
最后一章	生者与死者.....	621
后 记		647

第一章

最后一个亲人终于同我诀别

我的一生是不幸的，——打从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那天算起。仿佛，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欢迎或者需要我这么一个人的出生；我的出生，纯粹是我自己请求上帝，厚着脸皮走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因此，许许多多不幸和苦难，便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我的头上。虽然，我也有过短暂的欢乐和笑靥，但终究只是一晃而过。司空元德老教练（他是个什么人，你们耐心地看完本书就会知道的），曾经同我一起探究过人生的奥秘，他严肃地对我说：“邦邦贤侄，你十多岁年纪，现在来侈谈你的一生，未免为时尚早！在人生的旅途中，生与死，祸与福，苦与乐，失败与成功，会在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有时也会阖第光临。正如庄子所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一生幸运，不遭挫折的人，世界上是少有的。诚然，你过去有过许多苦难，这，只能说明你人生起步的艰难；而这种艰难，恰恰是一个人要达到某种成功的最好磨练，正如古人所说的，‘祸兮福所倚’，‘香自苦寒来’。你刚刚步入人生，前面的路，漫长而悠远，幸福和成功的大门，它是向一切人

——当然其中也包括你——敞开着。但是，邦邦贤侄！即使在你今后十分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句话：‘福兮祸所伏’。古人还有两句话，你切切记住：‘福无双至犹难信，祸不单行却是真’。”也许司空老先生的这番话，是对人生进行一次深刻的解剖。但我总觉得这位老人，是在对我作一次最仁慈的安慰。在不幸和痛苦的人生旅程中，能够听到几句安慰的话，这无异于一个疲劳至甚的跋涉者，在黄昏时节，听到从山林深处庙宇中传来的钟声。

好了，还是让我从那不幸的最痛苦的几章说起吧。

那天黄昏时节，我正在火塘旁边忙碌着，给病重的父亲熬稀饭。根根湿柴，冒出股股浓烟，熏得我涕泪直流，尽管我对准吹火筒，用尽了全身的肺活动量，火塘里，还是不起明火。正在恼火间，阿勇窜进来，先是狺狺狂吠，见我不动，便含着我的裤管往外拉。我这才明白，屋子外边一定出了什么事。

关于阿勇，在我这长篇故事的开头中，我一定要多说几句。因为它在我奇特的孤旅生涯中，不仅是我寂寞中的最忠实伴侣，而且为了它苦命的主人，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它是我的房东解进大哥，花了一条二十多斤重的麂子，从县里公安局弄来的，是警犬的优良后代。它来的时候，只有猫儿大，全身亚麻色，四腿粗壮。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取名叫“阿勇”。解进大哥称赞这是个好名字，不过，在培养和训练它的时候，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他要把它训练成一只赶山捕兽的猎犬，我要把它训练成一只功能比这重大得多的警

犬。争论的结果，我们彼此让步，他按他的猎犬科目进行训练，我按我的警犬科目训练。两年后，阿勇长大了，长得膘肥体壮，勇猛异常，它既有猎犬的强悍，也有警犬的机敏；它通晓解进大哥的猎语，更懂得我的指令。由于它是我喂养大的，它对我的感情，更胜解进大哥一筹。有时，解进大哥有点嫉妒，苦笑着说：“看来，我那条鹿子白扔了。”

阿勇把我拖出门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住在对面山上的生产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站在自家屋门口朝我喊话。他告诉我，公社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从北京来的，寄给我父亲的。我家住在这边山上，跟对山村落在同一海拔线上。我站在自家门口应答，问他为什么不顺便捎回来。他答说挂号信不是一般民(平)信，需要大队证明，本人打拇指印，才能领取的。

我们这里山高岭陡，住在两山的人，可以站在自家门口，同对方聊聊家常，开开玩笑什么的，但要走拢身边拉拉手，或者到彼此家里去作客，可要跑上大半天工夫。

我退回屋里，床上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响声，一会，父亲在叫着我的名字：

“……邦儿……邦儿，你，你过来！……”

声音细小得像山蚊口里发出来似的。我急忙走拢床边，把松明子点燃，照亮父亲那张像木乃伊似的脸。他病在床上已经三个月了。我同解进大哥经常问他得的什么病，因为父亲是医生，自己应该明白。但他每次都不肯明确地回答我们。只是凄楚地一笑：“受了点风寒，小病，过一阵子就会好的。”

开初，我和进哥听信了他的话，不大介意，照他的吩咐，从山上采点草药回来，给他煎服。后来，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才到公社卫生院去请医生。医生是一个老郎中，和父亲又是同行，平日虽然很少能见面，但老郎中只要进得山来看病，就要爬到这半山腰来，同父亲盘问叙谈大半天的。他瞧完病后，借故把我同进哥喊出门来，满脸愁容地对我说：“治邦贤侄，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亲人？”我摇了摇头。他只得长叹一声：“唉……，正堂兄！……”他高叫一声我父亲的名字，其他什么也不肯说了。但我注意到，他偏过头去，把刚刚迸出眼窝的泪水擦掉。当时，我也预感到大事不妙，一桩重大的悲痛事件将无可挽回地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便紧紧抓住老郎中的手哀求道：“大伯，我只有最后一个亲人了，爸爸不能死呀！我求求你！”进哥也抓着老郎中的另一只手摇晃着，苦苦恳求。老郎中再也忍不住，涕泪纵流，嘱咐一声“好好照料”，就饮泣着走了。从此以后，父亲几次昏死过去，但又神奇般地活过来。而且只要神志一清醒，两眼分外明亮，望着从茅草屋顶漏洞中泻进来的一束光柱，每次都重复着这么一句话：“……难道我就这样走了？……盖棺论定了？……唉呀，苍天呀！……”

父亲想移动头颈，把脸朝向我。但他几次努力都失败了，后来，只得仰面问我：

“……刚才……刚才，你同谁，谁，在喊话？”

“生产队长。”

“他，他……说些什么？”

于是，我把生产队长捎来的口信告诉了他。父亲闭着眼睛，沉默了许久，好像睡了过去似的。但是，我仔细一瞧，只见他脸上在抽搐着，同时全身微微颤抖。是不是死神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正当我疑虑和焦急之间，父亲的嘴唇蠕动了，仔细听，才能分辨出由单字音和最简短的词组组成的语句：

“……信，……信，……信，是谁……谁寄来的……信呢？……”

“也许是妈妈，或者后妈吧？”我随便地回答道。

谁知道我这句无意又无心的话，惹得父亲动了肝火。他是个垂死的人了，可他听完我这句话以后，不知哪来的那样大的力气，猛然坐起来，两眼冒着火，朝我咆哮道：

“不许你提那两个坏女人！即使今后你碰到那两个家伙，也不要理睬他们！你，你……你现在就向我发誓！”

他说完，两眼像探照灯似的盯着我。我吓懵了，一时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碰到妈妈也不能相认，父亲对我太残忍了；看到他那瘦骨如柴即将要与生命分离的躯体，我又不忍心让他带着失望离开这个世界。于是，我说：

“爸爸！我，我……我向你起誓，今后我绝对不同她们发生任何联系！”

我说完这句话，忍不住眼泪长流。父亲也如释重负似的倒下来，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干咳。我拿来毛巾，给父亲擦掉满脸汗珠，掖好被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家世，

也没有提到过曾经生下我而后又离去的亲妈，对那个同他生活了几年、对我视同亲生的后妈，他更是闭口不谈。当然，我就无从知道她们的情况，对她们具何种感情也无从谈起。在我的记忆库里，似乎从来没有过慈母的奶香，母亲怀抱里的温暖。说得更确切点，也许曾经有过这两种对儿童来说须臾不能分离的东西，但只是淡忘了。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跟着既做爹又做妈的父亲，看他怎样被造反派揪斗，先是“喷气式”出场，然后低下头来，老老实实地接受批斗；或者戴高帽、挂黑牌，穿大街、过小巷，进行游斗；再后来，就是他挑着行李卷，一手拉着我，双双来到这穷山僻壤，进行劳动改造。后妈是在我亲妈走后不久来到父亲身边的。由于我年纪大了一点的缘故，她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要强烈一些。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对待爸爸和我都很好，但不知什么缘故，他们一夜之间就翻了脸。——当然，现在来看，问题非常清楚，后妈非得采取这种办法不可，因为父亲被造反派打成“叛徒”、“走资派”。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是提着一口非常好看的皮箱，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走的；走的时候，还特别看了我一眼。对于那两个女人，我的记忆库里只存在这么一丁点儿，如果现在我有机会碰到这两个女人，由于不认识，一定会擦肩而过的。

父亲咳定之后，那双眼睛虽然熄灭了怒火，但还是异样明亮的。他嘴唇嗫嚅着，间或把声音吐了出来，

“……信……信……难道，……”

我再没有去理睬他。因为刚才的多嘴，使他平白无故地

增加了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

他是为“信”病的。大概是去年冬上吧，解进大哥从公社供销社买回一斤盐，是用报纸包着的。盐倒在瓦罐子里，报纸扔在地下。父亲捡来一看，欣喜非凡，激动得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我没有进过学校受过正规的教育。这是父亲的身份和经济能力决定的。但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阅读能力和各种知识，丝毫不比一个中学生差。这点，我应该永远感谢乔家鼎教授——我的父亲。在我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就对我进行严格的训练和教育。首先是认字，发音，写字；后来就是至今还没有停息的功课：念古文，背唐诗，练毛笔字，还阅读各种书籍，写心得，做作业；到这里以后，没有纸笔、课本，他就自编一些教材，以木炭条代笔，以木板或房地当纸。但我总觉得他的要求似乎太高了一点，心情也太迫切了些，他想把自己学过的一切，一古脑儿地倾泻在我的脑海里。我自认为天资聪颖，不是一个迟钝愚顽的学生，但我经常被他打得脸青鼻肿。住在这山上和对面山上的孩子，都是没有进过学校，全都是文盲（包括他们的父亲、祖父，甚至更远的祖辈）。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大队办了一个也算学校的小学，但离这儿有三十多里路。公社有学校，可那小镇子一天也只打得一个来回。我们生产队，十几户人家，家家穷得经常揭不开锅，哪有能力供养一个老师，办一个学校呢？因此，除了父亲，我在这一带，算是个喝过点墨水的文人。

这么一张破报纸，怎么会使得父亲彻夜不眠呢？我想解开其中奥秘，但报纸被父亲折得整整齐齐，压在他的枕头下

面。硬要他给我看，那是我自寻烦恼了。

前面我已经说过，父亲没有给我谈过家世，甚至连他以前干过什么，有何官衔，在我脑子里还是一张白纸。他闭口不给后代谈他一生的荣辱，大概为的是不使他的子孙仰慕他的光荣，或者蒙受耻辱吧！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医学深湛的医学院教授，技术高超的医生。这点，是我自己看出来的。三年前，我们的房东解进大哥得了急性阑尾炎，痛得死去活来。公社卫生院不能开刀，要送县城去，才能拯救他的性命。但那么远的路程，送他去，无异于送他上西天。他母亲（一个多么善良的中国女性！可惜她在去年病故了）急得呼天抢地，生产队长（他的堂房叔叔）也急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生产队长带头，接着是解妈妈，双双跪在父亲的跟前，哀求他无论如何要救解进一命。父亲的处境很艰难，搞得不好，他要罪上加罪，有砍掉脑袋的危险。最后，父亲咬紧嘴唇，在他那苍白的脸上，流露出坚定的神情，有力地对我说：“邦儿，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爸爸没有别的选择。今后留下你一个人，就自谋生路吧！”说罢，他举起手术刀，给解进哥开肠破肚了。解进哥也是一条铁汉子，没有用麻醉药，他却精神振作，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给他施行手术。两人配合得很好，手术做得很成功。从此，解进哥和他母亲，不，整个村子，把父亲看做是神医和他的救命恩人，免除了父亲在劳改时期一些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

当历史翻过它最痛苦和最黑暗的那一页以后，我渐渐敏感到世界事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大队训令父亲去作

“思想改造”的汇报次数减少了，大队那个民兵营长来村里视察时，对父亲也不那么凶神恶煞了。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当然没有报纸，没有广播，谁家也买不起一台收音机。村子以外发生的事情，如果政府当局觉得有必要通知它的山民们，那么生产队长就会在对面山上朝我们“喊话”。我记得一九七六年岁末，也许更早一点，生产队长曾朝我们喊过“粉碎了‘四个邦’”。晚上，我同父亲研究大半天，也没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最后，得出由我肯定，父亲勉强赞同的如下结论：某一次十二级大地震，使印度或者有“邦”这种建制的国家，有四个邦郡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两个月以后，那位老郎中进山治病时，才带给父亲一个真实的消息。他们谈话时，父亲照例不准我在场旁听。但是，老郎中走后，我觉得父亲的气色突变，居然脸上也挂起了笑容。从此以后，老郎中进山的次数增加了。他一进屋，父亲就把我赶出去，关起门来同他密谈。我看他们那严肃、激动和诡秘的神色，使人喜悦，好像是在酝酿发动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好奇，是我们这种年纪最突出的禀赋。有时，我也借故到房里去走动一次，偷听到他们的片言只语。然而即使这片言只语，也使我震惊不已。原来父亲不是一般的医生，“文化大革命”前，是省卫生厅副厅长，兼省人民医院院长。懂得了这些，我觉得我的不幸和苦难，总算寻到了源头。如果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兴许我的生命将会是另外一种开头和延续，——我想。

半年以后，他们大概谋划成熟，父亲穿上那套勉强像个

样子的中山装，严谨地扣上风纪扣，居然不亲自向生产队长请假，便同老郎中联袂而往，到县城去了。临行时，我看这位前任副厅长大人，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脚步震得连这座大山也在抖索。

他去了三天，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家里。回来的时候，他脸色沮丧，前后判若两人。我不敢询问，但七八成估摸得出：他们商讨的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计划，没有得逞。果然，父亲愁眉深锁，长吁短叹，又依然故我了；甚至比以前更加愁苦，更加颓丧，好比一个溺水者，明明看到一条舢板，可以获救，可一晃眼，舢板被冲走，希望也被海浪卷去。

那么，解进大哥带回来的这张废报纸，是不是海涛送来的另一条舢板呢？天亮以后，父亲毕竟忍耐不住，绝早就起来，刷牙、洗脸、上厕所。由于前半夜尽想那张破报纸的事儿，睡得不好，到下半夜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父亲起床惊醒了我。父亲出门后，我便迅速行动，从他的枕头下翻出那张报纸。这是半张《人民日报》，只有第一版和第二版。二版是一篇整版文章，回忆前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丰功伟业；头版比较活跃、零散，大都是工农业生产消息，以及国家某某要人平反昭雪，统统推倒“四人帮”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或某某前国家领导人的冤假错案平反以后，在八宝山补开追悼会，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消息，等等。不过在这个版面的右下角，有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几句话新闻：全国政协开会，一个叫什么况若兰的政协副主席，主持了这次会议。我想再在字行间里，仔细找找致使父亲彻夜不眠的

信息，可门外响起了父亲的脚步声。

我赶紧把报纸折好，原样压在他的枕头下边。

“既然醒来了，就起来生火做饭。”父亲简短地说。

我奉命行事。火塘还很热，扒开上边的捂灰，便露出了红光闪亮的柴炭，加上一把松毛针，不久就噼咧啪啦地燃烧起来。早饭也很简单，把半升苞谷米丢进锅里，放点清水，让柴火去熬。剩下的工作，就是拿着火钳，看到火塘里松毛针快燃尽了，再钳一把丢进去。

父亲可忙开了。他从床档头的搁楼上，拖出他那唯一的财产——一只破旧不堪的皮箱，然后打开来，在里面翻寻着。不一会，他居然找出了两张雪白的信纸和一个用过的信封。于是，他把房门关上（这一次，他没有把我赶出去），坐在窗前，用公社发给他写检查的圆珠笔，写起信来。这封信，他写得很艰苦，足足用了一上午的时间，而且连早餐也没吃。大概只有两张信纸的缘故，他不敢乱写，往往是思考一阵，才在信纸上写几个字；有时，我眼看他要下笔了，却又把笔尖从纸上移开。中饭时节，他的信到底写好了，但他的工作还没结束。他把旧信封小心地拆开来，翻了一个面，然后又用稀饭浆糊上。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又坐到原来的地方，在信封上填写收信人的通讯地址和姓名。我悄悄接近他，想看看他这么郑重，到底是写给谁的。我瞄了一眼之后，就像俗话所说的，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真的，那时我吓得毛骨悚然，父亲的信，竟是寄往北京，写给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右下角那个名字的人的。

